

疫下百物貴 貧戶愁更愁

齊盼新冠徹底過去 除下口罩踏實生活

板間房戶

蕭伯：「我有同特首講過嘍，如果有得揀，我寧願唔要個一萬蚊，用嚟換『上公屋』嘅機會。」



蕭伯笑言曾向特首反映，寧願唔要一萬元，希望換來「上樓」機會。

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

抗擊 新冠肺炎 「疫境下，他們怎麼過」

靠着众志成城，本港的抗疫之戰漸露曙光，不過，新冠肺炎病毒來襲對經濟和民生的摧殘，將難以於短期內恢復。香港文匯報記者近日跟隨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的組織幹事，走訪深水埗區的板間房以至「棺材房」探訪，聽到一個個「疫境」求生的故事：疫情爆發後百物騰貴，街坊捉襟見肘，有長者一塊鬆糕當正餐；有母親為停課中的子女之學業而憂心不已；有人為失業發愁。故事「情節」不盡相同，但各人的心願或許卻只有一個：疫情徹底過去，街坊可以除下口罩，讓生活重回正軌，踏踏實實地過生活。 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

到月尾無米食 最希望「上到樓」

現年81歲的蕭伯於深水埗一板間房獨居約廿載，頭腦清晰為人健談，唯獨手腳不太聽話。「醫生話我隻腳移位，移得好緊要啊，建議我做手術，我同佢講八十幾歲人點做(手術)啊！」加上老人家血氣較差，手腳容易麻痺，走動不太利索。偏偏蕭伯家住唐樓6樓，「記者哥哥你可以去計吓數，加埋埋百幾級樓梯，上落好難嘍。」蕭伯在受訪期間不時跟記者「指控」雙腳，怪責這對「老朋友」令他不得溫飽，「有時對腳痛得緊要，只好買止痛藥食，止痛藥就一蚊粒；我仲要食胃藥『打

底』，個半一粒，我當每種藥一日食一粒，一個月食藥都食幾十蚊，我邊有錢食飯？」蕭伯目前領取每月5,810元綜援金過活，板間房租已花掉逾四千元，「我本身唔企得，排隊拎飯就唔使預我。好嘅就有社福機構上門派飯盒，否則一係就煮嚟鬆糕，又或者拾隻蛋當一餐，邊度餐餐有飯食呀？」疫情下，基層的生活更加艱難，蕭伯續說：「咩都貴晒嘍！以前買嘅隻米就57.5元，嘍家至少都85蚊，一到月尾就差唔

多無米食。」口罩等防疫物資就更不用提，只得依靠社工姑娘關心送暖。出街驚染菌 靠鄰里買外賣 「回想(疫情)最初我無口罩時，差唔多有十幾日無落過街，老人家抵抗力又差，出街驚染到菌。」幸好，蕭伯有社工關心，加上鄰里朋友幫手買外賣，總算勉強捱過這段「禁足」日子。他一直習慣趁街市收檔前四處格價買平價蔬菜，但在禁足期間自覺已給代買東西的熱心人很多麻煩，故不好意思再要求對方四處奔走買平

價貨，結果開支亦增加不少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3月時曾到深水埗探訪基層住戶，蕭伯是其中一人，並在她手中接過一些防疫物資，「佢嚟嗰陣時，有問過我派一萬蚊鍾意唔鍾意，我當然話好嘍！叫做幫到我兩個月嘍囉。」不過，他同時向特首反映，自己最大的願望是「上公屋」，目前已有社工協助其辦理相關申請。「公屋好着數嘍，差唔多每年都有份免租，電費水費又有得回贈。我嘍家間屋回贈唔到我手，業主收嚟嘍！」荷包乾澀、生活迫人令蕭伯變得格外精打細算。至於板間房的衛生狀況、共用廁所等有病毒傳播的風險問題，對每日忙於跟生活和痛症搏鬥的蕭伯而言，已無暇多想。

割房廁廚相連 勤清潔求心安



割房租戶

鄧太：「我先生之前做泥水工嘅，但自從2019年下半年『反修例』開始就無工開嘍，惟有申請綜援，疫情期間就更難捱……」

訪問當日，鄧太(圖)正照顧着一對子女，鄧先生在睇電視。他們一家四口領取每月約1.5萬元綜援，租住割房，房租逾5,000元，「夏天電費就再貴些，只能嚟其他支出嚟啲吧！」身為一家之「煮」，她在疫情下更要勤儉持家，只會在街市傍晚收檔前出動掃平貨，每份蔬菜、每盒雞蛋都要「計過度過」，「慳得一蚊得一蚊」。不過，一家四口，口罩用量不算少，防疫物資更是曾經「有錢都買唔到」，「當時多得有社福機構送贈幫補吓。」割房廁廚相連，疫情期間她努力清潔，只求心安，以保一家健康。女兒在讀小五，停課下只能網上學習，「小五本身有呈分試，長期停課影響成績，始終網課無啲學校學得咁好，無得問功課嘍。」

慳口罩少出門 靠瞓覺解悶



棺材房租客

羅先生：「你都望到嚟嘍，入面一眼望晒，企直身都唔得……」

記者到訪時，剛在午睡的羅先生起床應門，帶着社工和記者走進一屋18呎的「棺材房社區」，「我今年60歲，之前有做過速遞員，舊年開始失業，(嗰)呢度住咗大約兩年。」他指着位處上格、大約就是一個床位大小的居所，「月租1,900蚊，環境都算係咁，有齊WiFi、24小時冷氣，水電包晒。」申領了綜援的羅先生，扣除月租後約有3,000元生活費，「香港地，豆腐爛咁細都幾千蚊租，食反而問題細啲，有錢味好啲，無錢味煮個麵充飢。」被問到疫情肆虐時會否擔心「棺材房」的衛生環境，羅先生嘆口氣說：「香港租金貴，我連割房、板間房都租唔起。呢度算乾淨企理，包租婆加強清潔，掃地、拖地、洗廁所，用水喉沖吓咁囉……」早前，他會上街一口氣買齊幾天的食品，以節省口罩，並靠睇電視、聽歌、瞓覺解悶，食其不用花錢。

長困家中 「好似咩希望都無」

天台屋住客

蘇女士：「情緒真係好低落，錢又使多咗，好似咩希望都無咁……」

陳女士：「5,000幾蚊綜援，交租都交咗4,000蚊，仲要食飯、坐車、睇病，點長期買得起(口罩)呀……」



蘇女士(左)憶述去年打風期間屋內滲水問題嚴重，被迫到朋友家借宿暫避。

蘇女士和陳女士同是66歲，是鄉里，也是天台屋鄰居，同樣領取一人綜援過獨居生活。記者獲邀走進天台屋，睇眼看來「五臟俱全」，獨立廚廁，環境似乎比之前到過訪的割房與板間房稍勝一籌。但兩人搖頭說，有苦自己知，「雨季將至，一落雨，屋頂會嘍嘍聲，大雨時仲會漏水。」去年颶大風，蘇女士的地板一地積水，床舖傢俱無一倖免，「好驚呀，苦無辦法，被迫搵朋友求救，借宿暫避。」撇開「天有不測風雲」，兩人居住的天台屋位處「16樓」，大廈升降機因老化經常

失靈，陳女士徒步來回天台非常吃力。一罩用幾日 成「家常便飯」 疫情期間，她們一個口罩用幾日，一份菜分幾餐食，笑言這已是「家常便飯」，習慣就好。回想最讓人難受的「疫境」，她們說是長期困於家中的苦悶及擔憂感染病毒的惶恐，「以前會問中去做義工，疫情期間停晒，整天都在家。」蘇女士坦言這日子情緒低落，加上有長期病，抵抗力較差，「每次落街見到人咳嗽都驚一驚。」擔心染疫，也是不少港人的心聲。

無工開幾個月 希望業主通融

政府早前公佈一系列防疫紓困措施，包括推出「保就業」計劃，向僱主提供工資補貼，要僱主承諾不裁員，預計所有為僱員作強積金供款的僱主均符合資格。不過，鄧先生並不知情，而且，也沒有受惠。

返工無歸期 床租無錢界

「係你(記者)講我先知道。我本身係餐廳侍應散工，嚴格嚟講我無被裁，只係無下一期返工日子。」現年59歲的鄧先生坐在床邊，訴說疫情爆發後，餐廳人流減少，3月底起便無工開。散工日薪680元，工作十小時，包兩餐伙食，「本來一星期開到兩三日工，嘍家錢使晒，無儲蓄，呢個月2,000蚊床租都未交，希望業主通融。」

他22歲起已從事飲食業，至今已工作超過30個年頭，回顧今次疫情，最嚴重時絕對比沙士有過之而無不及，「當年做酒樓，最多減薪共度時艱，而且講明有生意會加返人工。」但今次是無工開，恐怕結業潮會陸續有來。

「我一直覺得自己仲有工作能力，唔想撻綜援，但嘍家就算我想考慮申請都要時間審批。」至於政府的「保就業」措施，鄧先生並不感樂觀，「唔計交租、燈油火燭，僱主有錢都畀長工先嘍，幾時到請返散工！」訪問當日，他向社福機構員工表明想瞭解緊急援助基金詳情。

床位住客

鄧先生：「今個月我都無錢交租，唔知點算……」